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經濟編

將類

戰畧

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斬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窌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收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以武爲訓而又有殺今又爲京觀者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於牖下舉子勉之死不在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唱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若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

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
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
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
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
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
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
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
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
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
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
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
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
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
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
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
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
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
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
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
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
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
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卒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吳越圍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罪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桓帝時桂陽蒼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

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

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

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

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

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

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受降宜須

朱儁擊破趙弘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
弁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郗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
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
所資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服公威略
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决戰呼吸可定設欲
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速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恥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費之死地。上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弃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溫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溫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栅。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俱曰就六眷遠來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嫺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頳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八萬拒之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墅[illegible]別業也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有懼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若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冗兵

秦兵之劫

騎略陳欲以師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飱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北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卄如昔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俞玉道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乘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

兗、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整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將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

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玄謨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鍪解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其裝，嗔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欵。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元景等不宜徇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氊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

不顧夫復何恩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

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槖駝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
今匹馬不復南顧齊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
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
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
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
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熲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迥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于上流縱火栰熲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
餘里麾兵小却欲待韋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
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

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勒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勢窮於地。駡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王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卷終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其便臣竊以爲過矣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
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
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
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
所伐林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
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
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
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充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
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
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熟
使兵弩飭鬬具逡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
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
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
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于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是時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勝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策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寖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用中韜於遐方之策

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勑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于襄樊信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益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衞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郡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濶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布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淸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潜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

馬政如唐之養馬則善矣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高祖詔市士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戸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陜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戸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戸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戸馬死保戸獨償社戸馬死社戸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走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于南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洶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將士卒凍餒又乏甲胄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臘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塡壍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蕩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闚覦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叢綠紙餙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後心益昌於是上用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杜牧守論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悄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何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

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

廿一怒者實攝機也

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燕
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
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龕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
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
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
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
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郭威士卒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劉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將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虜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阸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劇城開濠控兵刻濠外飛鋒鏑以銜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譟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埳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壃兵披厚氊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

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
儲金傾兵襄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
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隷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
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
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
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
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從衆

李翺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于内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詟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

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遊必從之耶且夫天下
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
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
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
名從則猾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
怡怡然如鄙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
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
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
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
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詆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亂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惟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五

經濟編

將類

謀計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㙔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尸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起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

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魯襄公朝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

人者劉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諸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
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旣不違夙之取卞也必
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
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
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
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
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呂覽貴卒篇）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子使

有一任患者則不來多

其避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賫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鋭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料其將

料其卒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此次後二伸餘語

又未解

此一段是

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

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

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

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

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胃邑南擊兵絕奐饟道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覩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荀文若

[illegible]若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彧籌焉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孔融上獻帝論劉表疏

惟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務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諸葛亮上勿正吳罪疏

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遲得濟河此之失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闇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堅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

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撫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未有所獲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

曾蕲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咨夔不非長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强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覩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蕚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國家平月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黙啜甲兵皆貯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養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股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淸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巳靡之費就館復爲書詭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囘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别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淸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聞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顧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迴云卿言許出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奏曰懷光嘗管師徒足以獨制寇逆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爲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使將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

馬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内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鎭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

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阨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栁雖有鐵障可衝潛況虜騎乎懿以白唐士唐老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

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亟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帥不能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雲至真定斡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來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离不粘没喝亦使王汭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拒王遂不行至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趣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還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李綱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鎭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趣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不能用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郄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彊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
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
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
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
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
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

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諔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令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扳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空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

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搶槊不得用輪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自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退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直
十餘萬緡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跳梁無能爲矣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
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三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强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畧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